

宋词鉴赏大典（7）

东方闻睿 编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名：宋词鉴赏大典（7）
作者：东方闻睿
书号：ISBN 7-5437-2023-8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古典文学
出版时间：2005-2-9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在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张元幹词作鉴赏 本词是作者晚年离乡思归之作。在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景象中,作者触景生情,在词中表达了自己内心深沉的思乡之念。

“寒水依痕”之句,点出了初春的时节,但这是运用杜甫的成句。杜甫《冬深》:“花叶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随类影,寒水各依痕”。后二句采用杜甫《阆水歌》“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诗意。这里融诗景于词境,别有一番气象,而一“渐”字,更为初春即将解冻的溪水增添一股新的活力。词·2153·《宋词鉴赏大典》人从迷茫开阔的景象中,感受到蓬勃生机和温暖的春意。“溪梅”二句用特写手法刻画报春的信息——梅花的开放。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一切,溪边梅树疏落的枝条上绽露出朵朵花苞,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使人感到无限美好。这是冬去春来的美好象征,也是展望一年的最好季节,然而这并不能引起词人心灵的欢悦,相反却萌生出离愁与苦恨。

“天涯”以下数句,由写景转入抒情。“旧恨”二字,揭示出词人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的离愁别恨。“消魂”是用江淹《别赋》的诗句:“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这里用设问的句式领起下文。“长亭”以下三句,进一层叙写消魂的景色。在那长亭门外,词人举目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望不尽头的重重叠叠的青山。连绵起伏的山峦,犹如心中无穷的愁绪,正是“吴山点点愁”,春日的景象,成了犯愁的时节。

下片换头“情切”二字,承上转下。词人宕开笔力,由景物描写转而回忆昔日夫妇之情。如今虽然离别远行,但绵绵情思却是割会不断的。“画楼”以下三句,虚景实写,设想闺人独居深楼,日夜思念丈夫,久盼不归,渐渐地形体消瘦下去。紧接着“枕前云雨”,借用典故暗射夫妇情意。宋玉《高唐赋》序中说,楚·2154·《宋词鉴赏大典》王梦中与神女相会高唐,神女自谓:“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指男女欢合。这与下句“尊前花月”,都是写夫妇间共同的甜蜜生活。

但因为离别在外,枕边之欢,尊前之乐,都可想而不可及。词人内心所殷切盼望的,是回来与亲人相见,诉说在外边思家时心底的无限凄凉孤独的情味。“心期切处”三句所写,是自己的离愁,与上“画楼”三句写家里人的别恨形成对照。彼此愁思的产生,同是由于“孤负”两句所说的事实而引起。这样写虽是分写双方,实际上却浑然一体,词笔前后回环呼应,十分来严谨细致。歇拍“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紧承上

句“归时”。言到等归来重见,已是“离别经年”了。言下对于此别,抱憾甚深,重逢之喜,犹似不能互相抵触。写别恨如此强调,宋词中亦少见,并非无故。

这首词作由景入情,脉络分明,从表象上看,似乎仅仅抒写夫妇间离愁别恨,但词中运用比兴寄托,确实寓寄着更深一层的思想感情。《蓼园词选》中说:“仲宗于绍兴中,坐送克铨及李纲词除名。起三句是望天意之回。‘寒枝竞发’,是望谪者复用也。‘天涯旧恨’至‘时节’是目断中原又恐不明也。‘想见东·2155·《宋词鉴赏大典》风消肌雪’,是远念同心者应亦瘦损也。‘负枕前云雨’,是借夫妇以喻朋友也。因送友而除名,不得已而托于思家,意亦苦矣。”自常州词派强调借词有所寄托以来,后世评词者往往求其有无寄托。从张元幹后期遭受压抑不平的情况来看,在南宋朝廷屈辱求和。权奸当道而主战有罪的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他的内心有着难以明言的苦衷,故词中“借物言志”,寄意夫妻之情,黄蓼园所云并非纯为主观臆断,但如此分解,恐怕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了。

· 2156 · 《宋词鉴赏大典》石 州 慢 己酉秋,吴兴舟中作张元幹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

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

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苍,菰蒲零乱秋声咽。

梦断酒醒时,倚危檣清绝。

心折。

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

· 2157 · 《宋词鉴赏大典》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

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

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张元幹词作鉴赏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即己酉年。这年春天,金兵大举南下,直逼扬州。高宗从扬州渡江,狼狈南逃,这时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被金兵占领。作者当时避乱南行,秋天在吴兴(今浙江湖州)乘舟夜渡,抚事生哀,写下了这首悲壮的词作。“泣孤臣吴越”即全词结穴之句,通篇写悲愤之情。

上片写景,即写愤激之情的郁积过程。作者用色彩黯淡的笔调构

画出在舟中所看到的夜景，雨霁凉月，疏柳低垂，流萤明灭，菰蒲零乱，烟水苍茫，秋声鸣·2158·《宋词鉴赏大典》咽，……一切都阴冷而凄凉。其意味深厚，又非画图可以比拟。首先，“雨急云飞”一开篇就暗示读者，这是一阵狂风骤雨后的宁静，是昏鸦乱噪后的沉寂，这里，风云莫测、沉闷难堪的气候，与危急的政局是有相同之处的。其次，这里展现的是一片江湖大泽，类似被放逐的骚人的处境，从而流露出被迫为“寓公”的作者无限孤独徬徨之感。的确，在写景的同时又显现着在景中活动着的人物形象，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他在苦闷中沉饮之后，乘着一叶扁舟，从湿萤低飞、疏柳低垂的水路穿过，驶向宽阔的湖中，冷风拂面，梦断酒醒，独倚危樯，……此情此景，不正和他“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贺新郎》）所写的情景一致么？只言“清绝”，不过意义更加含蓄。

于是，一个独醒者、一人梦断后找不到出路的爱国志士形象逐渐显现出来。这就为下片尽情抒情作好了铺垫。

过片的“心折”（心惊）二字一韵。这短促的句子，成为全部乐章的变徵之声。据《史记·天官书》载，金星（夜见于西方被称为“长庚”）主兵戈之事。

“长庚光怒”上承夜景，下转入对时事的感慨和愤怒，就有水到渠成般的感觉。当时时局内外交困。建炎二·2159·《宋词鉴赏大典》年济南知府刘豫叛变降金；翌年，苗傅、刘正彦作乱，迫高宗传位太子，后被平叛。“群盗纵横”句是说应该痛斥这些奸贼。不过据《宋史·宗泽传》载，当时南方各地涌现了很多义军组织，争先勤王，而“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此句作为对这种不幸情况的痛惜可以讲得通。总之，这一句是写内忧。下句“逆胡猖獗”则写外患。中原人民，生灵涂炭，故词人非常痛切。

这里化用了杜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的名句，抒发自己强烈愿望：“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然而愿望归愿望，现实是无情的。词人进而指出尤其不能忍受的事实：一是国耻未雪，徽钦二帝还被囚于金。“两宫何处”的痛切究问，对统治者来说无异于严正的斥责。二是国土丧失严重——“塞垣只隔长江”。三是朝廷上主战的将士个个遭受迫害，“唾壶空击悲歌缺”。《世说新语·豪爽》：

“王处仲(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王敦所咏曹操《龟虽寿》中的句子本含志士惜日短之意,这里暗用目的是抒发作者爱国主张横遭摧抑,· 2160 ·《宋词鉴赏大典》志不获伸的愤慨,一“空”字可谓意义深刻。由于这一系列现实障碍,词人的宏愿是无从实现。这恰与上片那个独醒失路的形象相符合,相一致。最后二句总结全词:“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龙沙”本指白龙堆沙漠,亦泛指沙塞,这里借指二帝被掳囚居之处。“孤臣”描写不被君王重视臣子,即词人自指,措词带有愤激的感情色彩。“泣孤臣吴越”的画面与“倚危樯清绝”遥接。

张元幹擅长作清丽婉转之词,而他又将政治斗争内容纳入词作,是南宋豪放派词人引路的人物。此词就是豪放之作,它上下片分别属写景抒情,然而将秋夜泛舟的感受与现实政局形势巧妙结合,词境浑然一体。语言流畅,又多用倒押韵及颠倒词序的特殊句法,如“唾壶空击悲歌缺”(即“悲歌空击唾壶缺”)、“万里想龙沙”(“想龙沙万里”)、“泣孤臣吴越”(“吴越孤臣泣”)等,皆用语劲健,耐人回味。

· 2161 ·《宋词鉴赏大典》鱼游春水 张元幹芳洲生蘋芷,宿雨收晴浮暖翠。

烟光如洗,几片花飞点泪。

清镜空余白发添,新恨谁传红绫寄。

溪涨岸痕,浪吞沙尾。

老去情怀易醉。

十二阑干慵遍倚。

双鳧人惯风流,功名万里。

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

何时送客,更临春水。

· 2162 ·《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 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这首送别词,首先触景生情,后又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结构严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在写作上自有特色,为其佳作之一。

大凡送别之作,多托离怀以抒情,写景以寄情,这首词也是如此。

词的开头四句，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凄苦感情。“芳洲”二句是说，一场夜雨过后，碧空如洗，长满蘋芷的小洲上，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在这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还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意，暗示这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暖意的芳草，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暖翠”二字尤其精妙，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而“烟光如洗”二句，承上启下，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其中前一句写“烟”，着一·2163·《宋词鉴赏大典》“洗”字，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写足了“宿雨收晴”之意；后一句写花，写一场春雨过后，鲜花盛开，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在作者看来，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洒落地上。“点泪”二字用拟人手法，寓王观之情于客观，融惜别之情于春景，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清镜”二句，紧承“飞花点泪”，即景抒情，转入到对年华虚度、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和屈原一样，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时不待我，明镜新添白发，容颜日渐衰老，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内心充满忧伤。一个“空”字，就把作者壮志难酬、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皇帝高高在上，出尔反尔，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排斥抗金志士，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新恨”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甚至连一把同情眼泪也无人相送行，使人“新恨”无穷，倾吐了自己·2164·《宋词鉴赏大典》世无知己的悲哀。“溪涨”二句又缘情布景，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溪涨岸痕”写春水之猛，“浪吞沙尾”，写波浪之高。一“涨”一“吞”，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同时又借物抒怀，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在这里，情与景合而为一，水乳交融，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

过片再次借景抒情。“老去情怀”二句，暗示了送别的地点——江楼，以回应开头，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一个“易

醉”，一个“慵遍倚”，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双鳧人惯风流”二句，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功名万里”的报国壮志，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词人为其送，故化用王桥的典故，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素有报国立功之志。在这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最后四句写送别。“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他告诉友人，此别之后，今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他设想那时，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过清闲的隐居生活，而友人却被应召入朝，自己依依难舍，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2165 ·《宋词鉴赏大典》伫立江边，凝望着友人的“孤帆”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两句词，巧妙地化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而又有所创新，作者再次缘情布景，托物抒怀，通过对梦境的描写，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寄实于虚，虚实相映，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煞拍“何时送客，更临春水”，由今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这种深一层的写法，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这种写法，确实“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 2166 ·《宋词鉴赏大典》点绛唇呈洛滨、筠溪二老张元幹清夜沉沉，暗蛩啼处檐花落。

乍凉帘幕，香绕屏山角。

堪恨归鸿，情似秋云薄。

书难托，尽交寂寞，忘了前时约。

· 2167 ·《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本词所作具体年代不详。据张元幹《精严寺化钟疏》文：“岁在戊辰（即绍兴十八年），僧结制日，洛宾、最乐、普现（即筠溪）三居士，拉芦川老隐过其所而宿焉”，此词大约是作于这个时期。

洛滨，即富直掾，字委申，北宋宰相富弼之孙。

靖康初年赐进士出身。高宗建炎四年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因坚持抗金为秦桧所忌，不久便被罢职。晚年游览于山水之间，与苏迟、叶梦得、张元幹等一块游玩吟唱。绍兴二十六年（1156）去世。

筠溪，即李弥孙，字似之，自号筠溪翁。徽宗大观三年进士。南渡后以起居郎迁中书舍人。后因反对秦桧议和，不久被落职。绍兴十年（1140）归隐福建连江西山，与张元幹、富直柔等吟唱游玩。绍兴二十年去世。

这首词的上片着重写景，寓情于景；下片着重抒情，曲折地表达出仕途的险恶与中原未复怅惘情绪。

起二句刻画出一幅幽静的秋夜景色，而“啼”字和“落”字，又显示出静中有动，动中见静的意趣激发·2168·《宋词鉴赏大典》了同篇的活力。一个美好的深秋之夜，雨檐滴水，蟋蟀鸣叫，仿人读来历历在目，如闻其声。这种宁静的境界与梁代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同工异曲之妙。词中这二句是化用杜甫《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的诗句。清王嗣奭《杜臆》解“檐花落”云：“檐水落，而灯光映之如银花。”非常接近于事实。

“乍凉”二句承上，从户外幽静之境转而到室内境况。秋雨连绵，靠近帘幕就感到寒气逼人，屋内香炉里散发着轻盈的烟缕，袅袅直上，萦绕在屏风的上端。词人由远及近，刻画生动，具体入微，把听觉、感觉、视觉组合在一起，增强了词人的立体感，这样也就着力渲染秋夜清冷的气氛和孤独寂静的境界。

下片抒情，作者倾吐了蕴藏在心灵深处的难以直言的思绪。“堪恨”二句，以“归鸿”作比喻，说明心事难寄。古代有鸿雁传书的说法，但这里是写征鸿的情意如那秋云一样淡薄，不肯传书，所以显得可恨。

这与李清照《念奴娇》：“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的意境相接近，而一“恨”字，感情色彩更为强烈。

“秋云薄”是用杜甫《秋霁》：“天际秋云薄，从西万里风”的诗句。朱墩儒在《西江月》中写到：“世·2169·《宋词鉴赏大典》事短如春梦，人情薄如秋云。”因此，词人在这里埋怨征鸿情薄，蕴含着复杂的人情世态的深层用意。

“书难托”三句，从上句“堪恨”而来，正因于“征鸿”不传书信，而金兵占领中原，所以难以寄言，因此又谁能理解，作者的万千心事呢？作者在《兰陵王》词中说：“塞鸿难托，谁问潜宽旧带眼。”在这令人恼而又相思的岁月里，既无法寄声传语，那就让忘掉过去的一切，任凭自己的寂寞无聊吧以此来打发岁月。

这首小令寥寥四十一字，但写得概括，凝练、疏隽给人以美的享受，不觉使人动情，全词缘情设景，笔力委婉曲折，抒发了作者对中原不能收回的愁恨之情，更显得意境深沉。

· 2170 · 《宋词鉴赏大典》**菩萨蛮** 三月晦，送春有集，坐中偶书
张元幹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

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

插花还起舞，管领风光处。

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

· 2171 · 《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 在唐宋时期，以送春感怀为题材的词作相当普遍。

其构思立意，大都是抒写男女情思，春去撩入，离愁别恨，或者惜春冶的情景。比如刘禹锡《忆江南》“春去也，多谢洛阳人。”这首春词是用少女眼光中的暮春景象展现她蹙眉惜春的心态。欧阳炯的《三字令》“春欲尽，日迟迟”一首，从春尽人不归的艺术角度，运笔随意而着重于刻画佳人的无限相思。至于抒发青春难驻，临老伤春的感觉，张先的《天仙子》具有代表性。上片云：“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

送青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种时光易逝的送春感触，写得神韵高妙，但词人流露出的情绪却是深沉和忧愁的，有着无穷的感伤。张元幹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与上两首不同，情调旷达洒脱，可谓别具一格。

首先从词的组织结构来看，词人没有采用上景下情的框架，而紧扣送春留春的主旨，直抒情怀，一气呵成。起句“春来春去催人老”，即写出了作者对春去的内心感应。春来春去，时光匆匆易逝。这对于垂· 2172 · 《宋词鉴赏大典》老之人，最容易引起心情的翻腾。张先词的“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所流露的是一种人事纷繁、朱颜易改的感伤情调。这首词中所承接的是“老夫争肯输年少”。词人虽然已是“老夫”，但是心中没有悲感，还具有年青人的活力。正是这种不服老的自在洒脱的襟怀，才能生发出插花起舞、把酒留春的势态，使上下片一气呵成。

其次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张元幹晚年遭逢厄运，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壮志依存。作者投闲的二十余年，

并未忘掉中原遗恨,但又是抱着“心存自在天,脚踏安乐地”的旷达情怀。

词中所写“坐中偶书”的感受,似是信手拈来,实是胸襟情怀的真实流露。值得提出的是“醉后少年狂”一句,是借用苏轼《江城子》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趣。而“管领风光处”则是化用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的诗意。

此处与“插花还起舞”相连接,充分体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旷达乐观的风貌。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说:“真字是词骨。”这首词中性灵的流露,具有一种真实、自然之美。

这首自抒情怀的词作,语言朴质自然,明白晓畅。

· 2173 · 《宋词鉴赏大典》“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语意显露,造句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又不落前人窠臼。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倾吐,既是时光与生命相撞击产生的火花,又凝聚着词人“坐中”瞬间的真实感受,因而富有自然的风韵。

浣溪沙 张元幹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水晶楼下欲三更。

雾柳暗云时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萧萧散发到天明。

· 2174 · 《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 作者写这首诗的具体时间不详。词中云:“水晶楼下欲三更”。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水晶宫”条去:“吴兴谓之水晶宫,不载之于《图经》,但《吴兴集》刺史杨汉公《九月十五夜绝句》云:‘江南地暖少严风,九月炎凉正得中。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因此诗也。”可知此词为作者晚年游览江浙一带时所作。

“一别三吴地,重来二十年”。这是元幹在《登垂虹亭二首》中描写旧地重游时的心情,而诗中描写“山暗松江雨,波吞震泽天”的山水情景则与词中描写的自然景物相接近。首句“山绕平湖波撼城”,真实地展现了连绵不断的山势与波涛汹涌的水势。“波撼城”是化用唐孟浩然《临洞庭》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句意。但他的词情不是从浪涛汹涌的“波撼城”中激发,而是从广阔的水面上出发,特写湖光荡漾、青山绿水的优美景色。“水晶楼下欲三更”,承上进一步写湖光月色相映,意境远,仿佛如杜牧《悲吴王城》诗中所描

写·2175·《宋词鉴赏大典》的那样“水精波动碎楼台”。这里的“欲三更”，既点出月夜登楼眺望流连忘返，又宛转地表达出作者浸沉于清旷秀丽的大自然之中的情趣。

下片承上继续写景。“雾柳暗时云度月”二句，写词人登楼望去，看见沐浴在月光之中的夏夜景色。

当天上飘动的浮云遮住月亮时，夜雾中的柳树顿时显得暗淡难辨，而水中含露的荷叶，随风轻轻摇曳，水珠闪烁，就好象无数的流萤在不断闪光使人留连往返。

如果说作者在《登垂虹亭二首》诗中所描写的“熠熠流萤火，垂垂饮倒虹。行云吞皎月，飞电扫长空”一样，目的是显现出一种江上风雨欲来的壮观，那么，作者在这里勾勒的是一篇天空浮云遮月，湖光水色清丽而宁静的画面。

最后“萧萧散发到天明”一句，写散要独坐，沉吟至天明的情景。“萧萧”为头发稀疏，如陆游《杂赋》：“觉来忽见天窗日，短发萧萧起自梳。”这首词既写了湖光山色之美，又表达了作者沉浸在自然风光中的忘返流连的感情，流露出一种闲适、潇洒的超脱情怀。全词情景相生，密切相连。词人不仅把几件自然物景——飞云度月，湖光倒影，青山，岸柳和露荷，巧妙地结合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而且更突出景中人领略自然美景的特有的神情。

·2176·《宋词鉴赏大典》渔家傲题玄真子图张元幹钓笠披云青蟑绕，绿蓑细雨春江渺。

白鸟飞来满棹。

收纶了，渔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

醉眼冷看城市闹。

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

·2177·《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词题中“玄真子”，即张志和，唐代诗人。据唐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献策肃宗，深蒙赏重，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乃改名志和，字子同。寻复贬南浦时，经量移不愿之迁，得还本贯，既而亲丧，无复宦情。遂扁舟垂纶，逐三江，泛玉湖，自谓烟波钓徒。”他著书十二卷号《玄

真子》，后代以玄真子来称张志和称。“玄真子图”即张志和像。张志和曾经写有《渔父》五首，其中“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首最引人注目。自宋以后以此为题材作词者甚多，而直接提到玄真子像的，以黄庭坚的词为最早。他在《鹧鸪天》词序中说：“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诗歌上之。”不过，黄庭坚的词作采用张志和《渔父》成句添补，没有新的意趣。张元幹这首词的艺术构思新颖，自辟蹊径，不落陈套描绘一位不求功名利禄，流连山水的渔翁形象，给人以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词的上片主要写景，由景入情，下片着重抒情，融情入景，开头一句，勾勒出一幅远山环绕着春江，· 2178 ·《宋词鉴赏大典》烟雾四处迷茫而渔翁独钓的优美画面“绿蓑”一作“橛头”，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张仲宗有《渔家傲》词，余往岁在钱塘，与仲宗从游甚久，仲宗手写此词相示，云旧所作也……余谓仲宗曰，橛头虽是船名，今以雨衬之，语晦而病，因为改作‘绿蓑细雨’，仲宗笑以为然”。“白鸟飞来”二句，生动地描述了具有无穷乐趣的渔家生活，在濛濛细雨中，一群白鹭从远处飞来，细雨顺着风飘进船里，而稳坐小船上的渔翁，慢慢地把钓杆上的丝线收拢，猛地用力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站在旁边的渔童和樵青都高兴拍手欢笑。如果说张志和《渔父》词是一幅斜风细雨垂钓图，表现了作者浸沉在江南春色的自然美景之中的欣快心情，那么，张元幹这首词所写则是静中有动，如闻喧闹之声而不见其来自何处，是一幅细雨迷濛的春江垂钓的有声画，表现了词人对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景色的喜爱以及对自由自在的渔家生活的热情向往。“渔童”和“樵青”，都是张志和的奴婢。《张志和碑铭》中说：“肃宗尝赐奴婢各一，玄真配为夫妻，名夫曰渔童，妻曰樵青。人问其故，曰：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 2179 ·《宋词鉴赏大典》下片“明月”二句，承上写渔翁以舟为家的生涯。

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小船，境界由动入静，清静幽远，反映了作者不愿与世俗同流的举世谐醉而我独醒的心情。“浮家泛宅”，指舟居。《新唐书·张志和传》云：“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间。’”这里进一步揭示了作者安于居舟飘泊的傲、清高的性格。

“醉眼”三句，直接抒发了词人不羡慕功名利禄，摆脱世俗烦恼的超

然物外的旷达情怀。“闲烦恼”指一种不必认真的烦恼。南宋沈瀛《水调歌头》：“枉了闲烦闲恼，莫管闲非闲是，说甚古和今。”这里用来表露词人终身浪迹江湖的飘逸情致，而用“烟波老”三字，不仅表现作者蔑视“城市闹”的繁华景象深层意念，又是作者忘却一切世俗烦恼的落脚点。词以情作结，真切自然，与句首的垂钓景象相呼应，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谓此词“语意尤飘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后因作词送胡澹庵（铨）贬新州，忤秦桧，亦得罪。其标志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赞同此说，并认为语意尤“洒然出尘。”可见这首词作艺术构思的成功，并不在于外部外貌的相似，而在·2180·《宋词鉴赏大典》于内部气质的相投。也就是说，词中既能道出张志和垂钓的心事，又能借以抒写自己的真实的心理感受，所以具有潇洒出尘的飘逸情致，细细读来含意丰富，耐人寻味。

瑞 鹧 鸪 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张元幹白衣苍狗变浮云，
千古功名一聚尘。

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馀春。

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

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

·2181·《宋词鉴赏大典》张元幹词作鉴赏 此词小序极为重要，它点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胡铨（字邦衡）贬到新州以后，继续写了一些慨叹国事的词作。这些词作通过彭德器传到了张元幹手中。他读后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写下这首和韵词。

词题中的彭德器，生平事迹不详。据胡铨《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二《与彭德器书》中称“德器学士”，又云“吾友平生磊落”，知其为胡铨好友。彭德器又与张元幹交游唱和，元幹《芦川归来集》中有《病中示彭德器》、《彭德器画赞》等。在《画赞》称其“气节劲而论议公，心术正而识度远”。只见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有胆有识之士，能够冒风险为胡铨传递新句。

可惜的是胡词今已散失，不能得到当时的情况。

这首词主要写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想，借以突出了词人内心之中的悲愤之情，开头一句，借用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的名句，直写世事的变幻莫测。起句不仅用语峻峭，而且蕴含

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内容，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

“千古功名”一句，承上泛言“变”字之意，转入到·2182·《宋词鉴赏大典》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破灭的感喟。这里的“一聚尘”，根据寒山子诗“谁家长不死，死事旧来均；始忆八尺汉，俄成一聚尘”和黄庭坚诗“意气都成一聚尘”（《出城送客过故人东平侯赵景珍》），可知是化为一堆尘土的意思。千古功名化为一堆尘土，这种激愤的语言，是志士之志无法突现的悲叹。他们的官职革的革了，辞的辞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而无从做起，真是令人悲愤。

“好是”二句进一步借用古诗来抒发作者对政治上遭受迫害的愤慨。李白写过《将进酒》，使人们不仅想起诗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气概，而且诗里“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的境界，也使人感到一种抑郁不得志的满腹怨愤。“惜馀春”是指李白的《惜馀春赋》。李白在《赋》中说：“试登高而望远，极云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断，泪流颊兮成行。”又说：“惜馀春之将阑，每为恨兮不浅。……春不留兮时已失，老衰疯兮情逾疾”。词中“不妨同赋惜馀春”，正是暗用此赋以倾注作者对胡铨远贬的深切怀念和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

下片“风光全似中原日”一句，承上转下，一个“似”字，透露出词人对昔日中原风光的留恋。如今·2183·《宋词鉴赏大典》景物依旧，而时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繁华一片荒凉。“臭味”一句，抒发情意，感慨不尽。

臭，通嗅。臭味，即气味，此指气味相同，志趣相投。

“雨后飞花”一句，化用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的诗意，抒写暮春时节对无数落花的惋惜之情，也暗点了对南宋小朝廷前途暗淡的忧虑。末句以情收束，含意深远。“自由身”是指不受拘束之意。李珣《定风波》：“此时方认自由身”当时胡铨已遭编管，失去人身自由。这里的“自由身”虽然是从酒醉中赢来，但也可以说是对胡铨的一种宽慰。

这首词的构思新颖，融世事于风景之中，以景衬情，境界凄清，含意深邃。令人读来使人感触到南宋苟安偷生的悲剧，也感觉到词人灵魂遭受压抑的激愤。

·2184·《宋词鉴赏大典》吕渭老词作鉴赏生平简介 吕渭老】字圣求，嘉兴（今属浙江）人。生平未详。嘉定五年（1212），赵师岌

序其词云：“宣和末，有吕圣求者，以诗名，讽咏中率寓爱君忧国意。”圣求居嘉兴，名滨老，尝位周行，归老于家。”有《圣求词》一卷。集中词题干支者，一为壬寅，当是宣和四年（1122）：一为甲子，当是绍兴十四年（1144）。

薄幸吕渭老青楼春晚。

昼寂寂、梳匀又懒。

乍听得、鸦啼莺弄，惹起新愁无限。

· 2185 · 《宋词鉴赏大典》记年时、偷掷春心，花间隔雾遥相见。

便角枕题诗，宝钗贯酒，共醉青苔深院。

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

如今但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

却谁拘管。

尽无言、闲品秦筝，泪满参差雁。

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

· 2186 · 《宋词鉴赏大典》吕渭老词作鉴赏 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

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 2187 · 《宋词鉴赏大典》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

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